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一下

叙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蒨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縹幽蔭會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為病噫龍
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
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
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
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
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
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求最善環求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渾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頰頰斷

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
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
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
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奔之世也奔既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
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瀾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
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山陰溪水
上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既歸爲記以啓後之
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
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
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
緣染溪斫榛莽伐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
然洼然若坳若卮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
塿爲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鈿潭記

鈞鈿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
東流其顛委勢峻漫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歛
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
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潑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也歟

鈞鈿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鈿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壯者殆不可數其

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罷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愜愜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漣鎬

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立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

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虵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

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交直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輾轉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翦勦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威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儻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音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自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未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嶽闊

嬰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
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
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
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
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
駕鶴山壯從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
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
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
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
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
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
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
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奔故以云其山多種
多楮多蒼蠶之竹多麋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
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
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
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
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儼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且
彘脩形糝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方翰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
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
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
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

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

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誤字之訛但無

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

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遠見救援不至而

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

方無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人之將死其

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救棄城而逆道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

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剗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

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

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

文

下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作乃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親祭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

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據上

霽雲字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

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斲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奇歸愈貞元中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或疑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籍大曆中

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似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高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高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高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高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呼巡或高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高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高將詣州訟理。為所殺。高無子。張籍云。

高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
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
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為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張童子生
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恭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
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

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

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

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
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
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
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

謂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
雍陝號浦洛羣吏方以閣

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
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

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
於禮上

方無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
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
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
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

出字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甫云是年春公猶在

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

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

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里或作累或作狎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

或作狎里或作累作帕方從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

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推右有佩也。在為此字
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弓鞞服。鞞或作
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鞞服。鞞或作
閣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
○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
弓。則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服謂納弓於
於服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挿
房。方云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從閣抗本其禮辭曰
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
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

抗苑辨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上堂即客階坐必
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
東向。階下方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

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

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平方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

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

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

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為使歸之獻。方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名買，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

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
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回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
石上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

閣抗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

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

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

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

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

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一下更虔若小侯之事大國

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必變其

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

蹤迹颿或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

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

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

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

求毛人夷曠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子陀利之屬東南際

天地以萬數州或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

中胡或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竒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

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

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嘗或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

云此左氏語

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監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譏之也

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或祝上或無以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

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

乙當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方無轉字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

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為下方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

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

復饑私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

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高為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

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

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方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寒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憾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方從閣杭本定今

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曰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八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
有旋字洪氏

石本抗本同或作栢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
按兩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
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
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
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公愿之言曰
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

施于諸本于作
於方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
氏石本无此六

字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
從石本為上諸本有

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
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
從石閣苑作

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
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

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
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

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
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

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

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諸本

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

之泉可濯可浴石閣枕本

然此文自如往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

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浴干沂

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據

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浴其說當矣然必以筆

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

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

相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

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湘字

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盤之阻誰爭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

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襄後作峻時作皆皆石本字也

○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

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可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

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刻

以集本校之或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

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子已論

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

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玉車兮秣吾馬從子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或作且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摠字既一年褻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二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或作竭心或作戮方云竭心力竭或作竭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或作戮方云竭心力竭或作竭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幽鎮

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於政或作干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

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

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耶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

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向或作

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

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

睽

持或作恃

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共幽鎮魏徐

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

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

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之和知人

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

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

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

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莫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

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蠅蠅音義同羊很狼貪

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

樹作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公專違公令可以師征

不寧守邦

師方從石本作師。今按平淮西碑云慶公與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

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

駭駭

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声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

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

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

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益中微如負豕竟而

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声

雖不盡見今。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可以例推也。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

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蒼水有龜有魚公在

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麻

卷終

